



2024年5月，小鹿和汤包在北京举行婚礼。

巡演累计演出39场。但这串数字背后的真实状态是——充一点放一点，电池始终没满过。

她停掉了巡演，也不再跑开放麦了。理由很简单：现在的开放麦被比赛演员占满了，观众全冲那些密不透风的“比赛段子”来，节奏快得像连珠炮。你若是带着新尝试的东西过去，大概率就是全场唯一冷场的那一个。“如果没什么好输出的还硬赖在那输出，也是有点对不起观众。”

小鹿管这段时间叫“充电状态”——看书、运动、拉伸、做康复训练。不出差的时候待在上海，和汤包一起遛狗。恶意的言论她没那么想要面对了，也没那么想满足不在意的人们的期待。她说更想满足的是自己的期待。

家庭关系上，小鹿觉得自己运气好。母亲是个永远在付出的人，

有一次，母亲来上海看她，坐了长途车身体不舒服，第一件事还是进厨房做饭。小鹿心里不是滋味，她说母亲一直是习惯照顾别人的人，不怎么习惯被照顾。

但变化也是可见的。父母现在会看她的节目，父亲甚至主动找她聊原生家庭。“我爸那天找我聊天，我大为震撼，这辈子没想到需要跟我爸说出‘爸爸妈妈也有他们的苦衷’这句话。”小鹿觉得父母都有喜剧精神，“这一点是我运气很好的地方，我周围的对成为喜剧素材这件事，都觉得没问题。”

一场演出散场，观众在场外等她，小鹿和很多观众聊了天，其中两位观众的故事令她印象深刻，一个老师，一个护士。她们说那晚是最近最放松的一晚。其中一位第二天要去医院看病，问题拖了很久。小鹿的《我的中女时代》专场一直

以“为现在的自己骄傲”收尾。那位观众说，听完之后，她开始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不再否定过去，明天会更勇敢。

小鹿说这些时语速慢下来，声音也轻了。她很感激观众——她讲的东西完全源于自身经历与感受，人家本不必共鸣，更遑论喜欢。能被这样接收到、被理解，她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
十年前的自己，勤劳；现在的自己，勇敢。小鹿如此形容自己。十年前的勤劳——从云南农村到西南政法大学，坐了四十多小时火车到北京，从零做脱口秀。那时她像台发动机，很少问自己为什么；现在的勇敢——敢于停下来，敢于说不，敢于把备孕的焦虑摊开给所有人看，也敢于承认自己“打不起什么精神”。

她说人不可能是一个“爽文大女主”。台上的小鹿和台下的小鹿都是真实的。一个笃定，一个犹疑；一个锋利，一个柔软；一个把生活写成段子，一个在生活里慢慢学习快乐。她说不上哪一个占比更多，但她接受这种复杂。

那个从云南村子里走出来的女孩，用十八年时间走到了这里。她还在往前走。现在的自己不是“走到了”哪个终点，而是在“走下一步”的路上——这条路通向哪里，她不确定。但她喜欢自己在这个路口的样子。■